

# 尼卡3

王大米 2018-08-03  
16:33

我早就知道，晚上尼卡习惯出去一会。它睡前需要一些锻炼，或是和同伴们一起说几分钟的话或是在门前灯下听录音机。它有一个叫玛莎的同伴，棕黄毛，机警得很。我看过它们一两次。我不反对这一习惯，睡前还会留门给它，防止它回来吵到我，我唯一的不满，这样一来，我看不到它生活的全部了。但我从未想过和它一起出去，它的小团体不会欢迎我的。我也未必对它的小团体感兴趣，我们之间的隔阂有多了一个，它了有一个我无法接近的角落。有时醒来屋里只有我一人，突然想下楼抽根烟。如果遇到尼卡，我会假装不认识。下电梯的时候，我甚至想象尼卡看到我时会颤抖一下，发现我的漠不关心后继续和玛莎呆在一起。它们大概会一起坐在长凳上，继续说只有它们自己才能懂的话。

屋前一个人也没有。我真是傻，为什么觉得一定会遇到尼卡呢？长凳前停着一辆咖啡色的奔驰。这车有时停在隔壁街上，有时在我们门口。我为什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辆车有一个易记的车牌号，好像是XAM还是XPЯ（分别意为猪脸，丑八怪）。这时二楼传来安静的音乐，灌木丛随风微微颤动，雪突然停了。我心想，夏天快到了。虽然依旧春寒料峭。

我信步回家。看门老妇正准备关门，她那如枯萎玫瑰一般的眼睛一看到我，就透露出几分不满。我进了电梯，想起以前那些喜欢向克格勃打小报告的人，过去矜矜业业打小报告，现在毫无用武之地，下场凄凉。在楼梯间里我吸了会烟，准备走楼梯顺便扔烟头。突然我听到楼下有奇怪的声音，连忙探头望去，一眼就看到了尼卡。

聪明的人会想到，尼卡选择这样一个离家很近的地方是为了彰显在自己地盘上的自豪感。但尼卡不会想这么多。虽然我看到尼卡的所作所为时，还是本能感到厌恶。破旧的灯管一闪一闪，两个躯体紧贴在一起疯狂颤动，在我看来，就像一台疯狂工作的缝纫机。还有人耳无法接受的持续尖锐的叫声，好比金属互相划破时的声响。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久。那时看到尼卡的眼睛，我的手不自觉地抓起垃圾桶的盖子，朝尼卡的头上扔过去。

它们被吓坏了，迅速跑开。我认得另外一只猫，它经常在我们楼里走动，几次在楼梯间遇到过它。这只猫的眼睛没什么特点，胡子粗俗黯淡，神情傲慢。有一次它在翻垃圾桶，我经过的时候，它抬头看我，竟然盯着我看了一会。我走下楼梯，它确定我不抢东西，继续在土豆皮堆里翻动。尼卡喜欢这种兽性十足的猫。无论尼卡在哪里，它总能被这样的猫吸引。

“尼卡谁也不像。”我打开房门进屋，继续想自己的心事。问题不在尼卡而在我身上。于我而言，尼卡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但我在它身上看到的的美很可能只是在我心中而已。我自有一把尺子，它被用来衡量一切。我本以为，我的内心界限十分清晰，外部世界于我就是镜面系统的不同曲度，变幻多端。然而，人又是多么奇怪的生物。我们看到的外部世界千篇一律，因为我们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从最微小的细节到我们所处的境地都是如此。

当晚尼卡没有归家。第二天一早我锁门出城两周。回来时遇到值班结束的粉红色头发老太太，她和另外三个老太太一起搬椅子桌子到门口闲聊。这老太太高声对我说，尼卡回来过几次，但都进不了屋，最近几天都没见到。几个老太太好奇地盯着我，一种道德感催促我快速上楼。不知何处寻找尼卡的不安躁动起来。但我相信它总会回来的，那天我很忙，傍晚都没想起尼卡来。粉红色头发老太太打电话来，显然是想插手我的事，她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塔吉亚娜·格利高里耶夫娜，刚刚在楼下看到尼卡。

下起了毛毛雨，沥青路明显黯淡下来。大门前几个小女孩在玩橡皮筋，她们把橡皮筋拉到齐脖的高度，在这个高度竟能轻松自如。破塑料袋在我们头上飘扬。我没有找到尼卡，在拐角转弯，往森林方向走。我不能确定自己在往哪里走，但我确信能遇到尼卡。在我走到沙地前最后一栋楼的时候，雨几乎停了，我转角看到尼卡，它正站在那辆咖啡色奔驰前面。那辆奔驰一个轮子停在人行道上，显然为了炫耀。车前门开着，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酷似年轻斯大林的人，他穿着漂亮条纹西装上衣。

“尼卡！”我停来说。

尼卡看了我一眼，好像没有认出我。我走上前，双手撑腿半蹲。有人说，尼卡这样的猫受不得半点委屈。当时我没当回事，可能之前尼卡原谅了我所有的过错。奔驰里面的人厌恶地看了我一眼，皱起眉头。

“尼卡，原谅我吧？”我努力吸引它的注意，一边说一边把手伸向它。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就像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急着跑去彼得堡大门，友好地站起来迎接寒冷的姑娘。*(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俄国著名革命家，曾被钉在耻辱柱上。此处叙述主人公自比革命家。)*我在这种比喻中得到安慰，尼卡和车里的暴发户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些东西。尼卡低下头，好像在思索什么。我突然明白，尼卡会奔向我，离开那个坐在咖啡色奔驰里用咖啡色眼睛盯着我的人。我很快就会抱起尼卡，再也不放开它。尼卡本来朝我的方向跑来，突然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尼卡转到另一个方向。我听到它后面有一个小孩惊叫：“立定！我让你立定！”

我看到一只大牧羊犬，快速往我们跑来。它的小主人戴着一顶有长长遮阳板的鸭舌帽，挥着绳子大喊：“爱国者！回头！到这来！”

我记得那漫长的一秒，黑色大狗沿着草坪狂奔，就像一只挥鞭的大手。几个路人停下来看我们。我当时想，这个戴着美国鸭舌帽的小孩居然也讲军营术语。突然后面响起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女人的尖叫。我心中猜到发生的事情。那是一辆贴着亮丽标签的低级拉达车，司机被吓坏了，虽然他什么也没做错。我跑过去的时候，司机已经踩油门加速离开了。我迅速瞥了一眼跑到主人身边的牧羊犬。几个路人同情地看着湿淋淋的沥青路上不自然的血迹。

“这个混蛋！”我后面一个格鲁吉亚口音的人说，“居然这样走了。”

“这样的猫该死。”后面一个女人道，“你明白的，大家都养这样的猫……您怎么这么看着我……我看您也是……”

人越来越多，又多几个人议论，但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雨继续下，水坑里泛起涟漪，就像我们的思想、希望和命运一样。森林那边的风带来夏天的第一缕气息，无法言喻且从未有过的新鲜。我不痛苦，且十分镇定。看着尼卡，看着它无力摆开的尾巴，即使死了以后，尼卡还是没有丢掉暹罗猫的美丽。我知道，不管以以后如何，无论我热爱或是憎恨生活，我身边不会再有一只猫了。

## 我的世界

描写混乱荒诞，叙述主人公一边把尼卡当成爱人来想象，一边不断强调一切都是自己的想象，生活本不是这样。在想象与比喻中自我满足。以感觉感知作为存在的重要凭证，有时觉得自己也是混乱的。